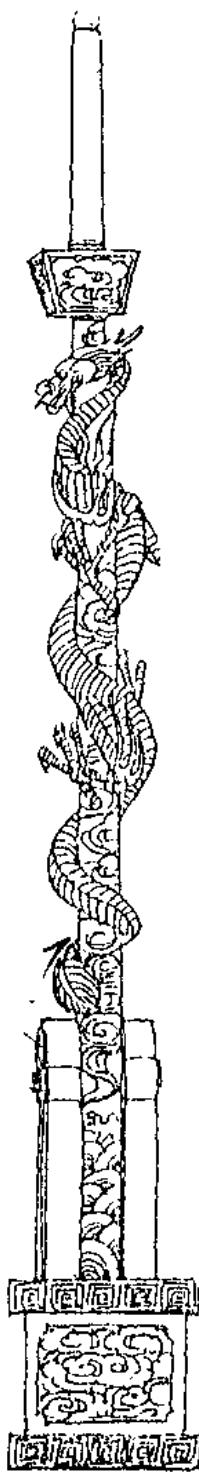


庚戌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學書

莊嚴題耑



麻頁說明

在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厚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奉送。

古越叟子匡謹識 五九年夏



許郎申中



吳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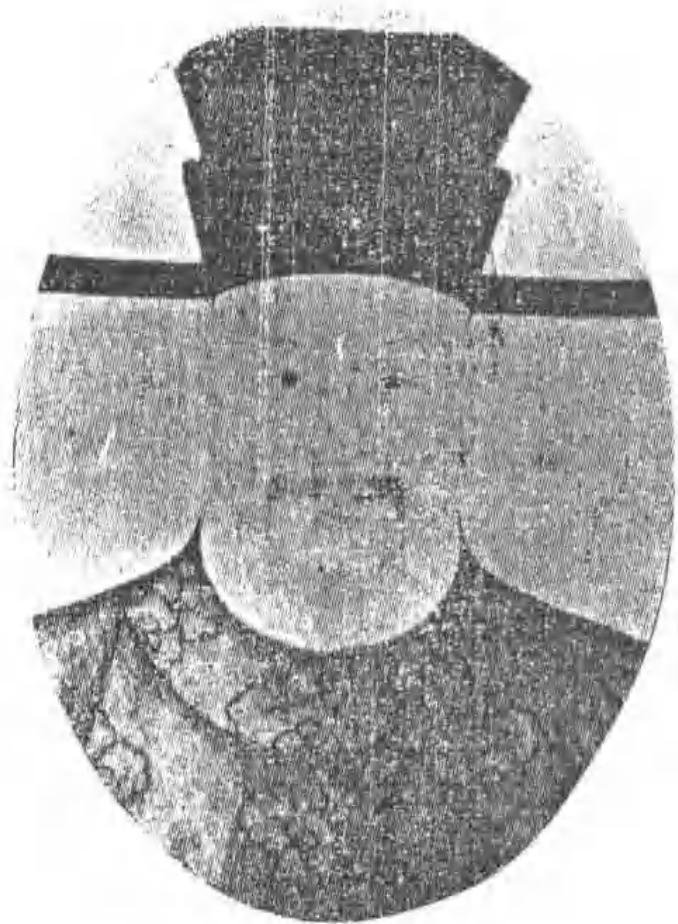
寶大書尚王



昉圖龍劉



達 萬 敏 襄 翁



貫一察按吳



薦 朝 常 太 爨



遇奇書尚黃

周序

林培廬君輯錄潮州前後七賢故事，來信索序。這我當然樂意做的，只是照例難免拖延，一直拖到已將書印成了，見到林君的催信，纔急忙擧筆來寫，空虛之上加以倉卒，其實得不行當然是意中事了。

七賢故事集的校樣承林君寄給我一份，好好地讀了一遍。這是傳說類的名人故事，但其內容與童話自多互通，又因這種故事大抵以遊戲玩弄為主，自然更近於笑話，如平常所說的徐文長故事也是如此。明末學愁齋編「古今譚概」，清初竹笑居士刪訂為「古笑史」，又編笑府，後游戲主人改編為「笑林廣記」，是很好的例。譚概本來即是古笑史，其特色是在笑史上規定了時地人，笑府却是泛指的，他的腳色是塾師學子之類而不是張龍趙虎，這便是童話而不是傳說了。但是這些故事有地方與笑話頗有差別，笑話的重心是他人的愚蠢和失敗，在故事裏這只是陪襯，所重的乃是本人的聰明和成功，雖然讀者的愉快出於自己的優勝感這一件似

乎原是一樣。其實也是無害的消遣，在這點上却容易受到非難，無論是故事或笑話。我在「徐文長的故事」的說明裏會說過這幾句話：從道德方面講，這故事裏的確含有好些不可為訓的分子，然而我們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還有些和野蠻人相像，他們相信力即是理，無論用了體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勝利，即是英雄，對於愚笨孱弱的失敗者沒有什麼同情，這只要檢查中外的童話傳說就可知道。現在我們又不把這些故事繫去醫經書念，要找出天經地義的人生訓來，那麼我們正可不必十分去認真了。

七賢故事是地方名人傳說，這又是很有趣味的一點。他們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官固然不盡是文人出身，但文人的頂高的出路是官，那是五百年來的定理。故事裏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兩種，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龍圖海瑞彭公保，後者如羅隱秀才解學士徐文長，至於聰明的白衣——例如後世社會上很有勢力的流氓，則不大有份。這或者因為在科舉制度下的社會裏起碼非秀才不能有勢力，或者也因為那時流氓便由秀才們兼做去了的緣故罷。總之這一點與西洋很有

不同，假如不把主教來當作官，教徒與武士當作文武秀才看。七賢是本地人，他們在故事裏的地位所以並不是官。可以像彭宮保那樣地有許多作爲，但只是一位鄉紳，那麼也就歸入文人隊中，跟了徐文長去活動活動罷了。徐文長一派自羅隱秀才以來便不大闖氣，只有解學士算是有了一官半職，如今前後七賢都是很不小的官兒，真可以說是同路人中最有光榮的了。記得容元胎君序中說及因此可以考見中國人民尊重官和科名的心理的一斑，我覺得這也說得很有道理。這種心理是全國的，或者說是全文化的亦無不可，因爲在朝鮮安南恐怕也逃不了這影響。其次，這些故事多是流動的，流傳在各處，集合在一個箭垛上便成了傳說，散出來又是種種的童話或笑話。因爲如此，七賢的地方傳說頗缺少地方色彩，大抵與羅解徐諸人的言行同一軌範，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藝上，但以國民傳說的研究資料論，則自有其真價值也。

中國民俗學的運動漸漸發達，特別在廣東浙江兩省，因了靜聞培廬子匡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機關與刊物，這是很可樂觀的事。研究的初步重在蒐集資

料，中國地大物博、這件工作也就頗煩重，不是現今少數同志所能辦好，在這樣困難之下却總能有那些成績，風俗和歌謠故事方面有了不少記錄，不能不說是很好的成績了。但是資料蒐集固然多多益善，而蒐集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記錄的方法。我們現在只就故事來講，蒐集故事的缺點是容易把牠文藝化了，牠本來是民間文學，蒐集者又多是有文學興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學的記錄而用了文藝的描寫，不知不覺中失了原來的色相，這當做個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學資料的價值反未免因而減少了。歌謠故事之為民間文學須以保有原來的色相為條件，所以記錄故事也當同歌謠一樣，最好是照原樣逐字抄錄，如不可能則用翻譯法以國語述之，再其次則節錄梗概，也只可節而不可改，末後二法已是東藥故事者的特許自由，為蒐集歌謠者於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學的記錄方法，愈能保存故事的民間文學與民俗學資料之價值，這本是極普通的話，因為偶然想到，便蛇足地寫在這里了。

容序

培麟先生：

接到大著「湖州七賢故事集」，捧誦之下，欽佩無量。本地方的傳說，加文
章的修飾，婉約可誦，流傳是必定的了。至於故事的造成，地方風俗的習慣與崇
尚，即可于說話之間，粗得一些梗概。如專制及科舉時代，社會所崇尚的是高官
及科名。這種高官及科名，在城鄉的地方中，便有若干的權威，可以挾持或左右地
方中的一切輿論或事業。差不多可以說，這些科名，或做過高官的人，就是這地
方自然凝成的思想的重心，羣衆的領袖。他們好的便是千秋歌頌的師表；壞的便
是一時威權無敵的土豪劣紳。科名是命運，作高官也是命運，成就的事業，自然
也是命運。故此蕭端齋的故事，會變成小沙彌與雄雞的傳說。科名與官職的氣氛
，是可以壓倒官卑職卑的土地神，故此翁萬達可以指揮土地神；而翁萬達的高官

與功績，與地方傳說上想像的張飛有些相近，故此，翁萬達寫張飛轉世，而當時的皇帝自然是劉玄德哥哥了。這種民俗的心理，是很可注意的。林大欽是狀元，一切聰明伶俐的人物的故事，都可以堆積在他身上，如許多的巧對，自然是非他不能對的，所謂故事箭垛的人物，正如瓊州的邱濬，嘉應州的宋湘。至于地方性的故事要遷移時，主名也就移轉到別地方箭垛的人物身上去了。故此故事的研究，是研究民俗心理民俗轉移的絕好資料。如果各地方的故事及傳說，都有人像先生這樣的敘述出來，我們對於故事的遷移與演變，必可得若干結論，而各地方的民俗思想，也可以有比較研究的一種資料。故此，我對於先生這書的出現，是有不少的期望的。弟今年在中山大學教書，以反對古直所訂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課程之故，改在史學系。此次以個人的力量，反抗復古的高潮，曠天小見的人們都以為狂妄！此輩復古者的心理。受舊日科舉時代教育的薰陶，在現代社會當然不能有若何的權威，不能如林大欽之受社會一般的崇拜，而國家百年教育大計，落於這一輩人之手，當然是很可歎惜的。弟功課頗忙，故撰書稽遲。先生要我寫

這書寫序文，序文寫不成，祇好寫我的對於這書及最近的一些感想便了。匆率不
盡，即頌

新歲安好！

弟容肇祖上 二十二年元旦。